# 大贱师传

我曾经问过我的父亲，生命的意义究竟为何？他沉默了好一会，告诉我生命的意义就是女人和剑。剑用来维护

生命，女人则使生命升华。

现在的我，深深的了解到这句话的含义。

「你没事吧？」我望着从暗影走出来的女子，在星光下隐约见到健美的女性身形，身体的某个部分不由自主的

肿胀起来。

藉着天星的微光，我仔细打量着她。大约在十六、七岁的年纪，俏丽的瓜子脸配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婀娜体

态，焕发着动人的青春气息。挺秀的鼻子，分外显出她柔顺可人的性格，我不由心中暗赞。

我打量她时，她也在打量我。

「噢！你受了伤。」我这才感到身上的旧伤口迸裂开来，鲜血流下。

鲜血从我厚麻制的紧身衣渗出来，从帝宫逃出时我曾受到大元首的卫队「黑盔战士」的围攻，我虽负伤冲出重

围，亦逃不过浑身剑伤的厄运，再加上刚才她误射的一箭使我受到惊吓，血行加速，流得更多了。

唉呀！真是不想还罢了，一想就彻骨的痛。去你妈的升华吧！我在心里恶狠狠的咒骂着，赶忙撕下衣襟包扎。

在这个时候必须平心静气，我一定要尽快恢复体力，逃向魔女国。

但是……这该死的小弟弟为什么不听话呢？我怒目瞪着胯下的一条枪大伤脑筋。

解铃还需系铃人，「丫头。」我仰头叫住正想偷偷溜走的少女。

「啊！」少女轻声惊呼，优美的身形瞬间停滞住了，好像一座泥偶般。

我心里暗自好笑，她大概还以为是她的箭把我误伤了，也好，正好利用这一点。

「快来救我，我快死了。」我装出一幅快死的样子，慢慢的滑向地上，口中大声呻吟着。

「先……先生，我不是故意的……请您在天之灵一定要原谅我。」她捂着眼睛不敢靠近。

喂，我像这么容易就死的人吗？哼哼，你不过来，我自己过去。

如同蜿蜒的蛇行，我曲折的绕动着身体，当臀部向左方摆到最大限度，我的脑袋也同时达到了右方的顶点。反

之亦然。不要小看我的行动方式，这里面可是蕴含着无比奥妙的宇宙哲理。至於是什么哲理我现在还没想出来。反

正你们只要知道我有这个本事就行了。就这样前进着，我没把口中的呻吟声停下来，少女那边已经开始为我的「亡

灵」向天神祈祷了。

哈哈哈哈，时间和空间都难不倒我的！彷彿大蛇扑击猎物，我猛地从泥地上腾起，一把抱住少女的玉腿。以牙

还牙，以血还血。今天我要以箭还箭！几乎是咬牙切齿的大吼，我真想在她的玉腿上用力咬上一口！

「以我兰特之名，奉献处女的鲜血予吾神灵……」

「尸变哪──！！」我的台词还没背完就被少女的惊呼打断。

「别叫，别叫……」我连忙放开她一条腿，生怕她的尖叫把追兵引来。不就是来一发嘛，真小气。

嗯，这是什么？

一个黑影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在极短的时间内由小变大，至无究大，带着一道优美至极的弧线出现在我刚刚抬

起的脸前。

「砰！」

「我……」

「砰砰！！」

「不是……」

「砰砰砰！！」

「坏人……」

「砰砰砰砰！！！」

看不出来，在这个女孩外表纤弱的身体内竟藏着比巨熊更庞大的怪力。

都怪我，不该放出她的右脚……我的半截身体已经被深深的踩入了地中。

「姐姐……你好棒哦。」昏天暗地之后，一股前所未有的快感冲上头顶，泥丸突突的跳着，这是高潮来临前的

预示，没想到我特殊的快感得到方式能在这里得到满足。

啊，我爱女孩这样。

如果我的公主未婚妻也能如此展示自己的魅力就好了，毕竟不是什么都能十全十美的。

真的很美丽啊，尤其是出於恐惧和气愤时，那种发自内心的狂野气质和超常运用的巨大潜力简直能令我战悚，

而快感也一波波的扑天盖地而来。我常想如果造世者是位男神的话，那么破坏者无疑是这样的暴力女神了。

不断的感慨着，虽然只是外面一秒的时间，但在我心里却早已千百个念头转了过去。只是…

……好像忘了点什么……是什么呢？

好像很重要的样子……

「砰砰砰砰砰！」

我眼前一黑，终於昏了过去。

＊＊＊＊＊＊＊＊＊＊＊＊

当我再醒来时，发觉身在一间堆满木柴的小屋里，背卧着是柔软的乾草，我想转转身，剧痛从多个伤口传来，

使我不由不发出一下低吟。

房门轻响，她闪身进来，一身浅白的粗布衣，俏脸闪耀着动人的光采，两颊红扑扑地，健康和青春的热力使人

透不过气来。

她喜孜孜地道：「你醒来了，我第三次来看你了。」

我道：「是你救了我？」她点点头：「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吓人！」原来她还生气。

「我睡了有多久？」我笑笑，问道，心中却在盘算着，帝国的领土虽号称无所不在，但威权却集中在「大平原」

上的「日出城」，只要我能够离开大平原，被追上的危险便大幅地减少了，所以能走的话，我一定要争取时间抢在

追兵的前头。

她天真地数着手指道：「你睡了足有两天一夜。」

我难以置信地道：「什么？」完了，假设我真的睡了那么久，前途上一定布满搜捕我的敌人。算了，有赌未为

输。我把心一横，不再多想。

她在我的身旁坐下，很有兴趣地看着我，却不言语，似乎对我有很大的好奇心。肚子忽地不争气地「咕咕咕」

叫了几声，我尴尬地望着她。她微微一笑，从身后取出一个篮子，打开盖的布，一阵肉香传送过来。

「谢谢，谢谢。」我一边不伦不类的行着礼，一边从她手中把香喷喷的食物接过来。说不清是故意的还是巧合，

我的指尖碰到了她如脂凝滑的玉手。

电击是什么滋味？我想少女一定知道了。我装做毫不在意，只用眼角的余光注意她本能的把手缩回的样子，她

的俏脸一定烧红了。

「好香！你的肉是什么滋味？……」这话我不敢问，但在心里不停的打着转转，只要给我一点时间，我定要尝

尝这娇娃的妙味。嘿嘿！我邪恶的笑了。

似是感觉到我的不怀好意，少女绯红着脸颊瞪了我一眼。我一惊，连忙把话题带开。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道。

「我叫西琪。」她答道。

「西琪，嗯，这是一个好名字。那晚你在那里干什么？」我想探听一下她的虚实。

她耸耸肩肘：「练剑嘛！每天日出之前我一定到那里练剑。前两年，爷爷还陪我一起练，不过现在他身体不大

好，不能陪我了。」说到这里，眼圈一红，有很大感触！

好，老的老，弱的弱，还有谁能阻我，不过还是谨慎点好。我嚼完口内的鹿肉，追问道：「你爷爷，他在哪里？」

西琪道：「到山上採药去了，你的伤口还需涂一些草药，否则很难迅速复原的。」跟着她又红着脸轻声道：「

他说你相貌非凡，那个……特别健硕，带着的宝剑是『帝国‘第一流剑匠铸造的精品，必然大有来头，所以才要我

将你藏在这柴房里。」

我心中一凛，西琪的爷爷眼力高明，竟能凭剑的外形，推断出是帝国制品，当我是非凡人物，是吉是凶，谁能

预料？

这时我才感到身体的伤口均已包扎得妥妥当当。

西琪鼓着气道：「人家告诉了你自己的名字，你还未说你的。」

看她入世未深的纯真模样，我冲口而出道：「我叫兰特，是兰陵的儿子。」

说出了身份，才感到少许后悔，我是个不应该透露身份的逃犯。

屋外远处传来马嘶声，西琪跳了起来道：「我要去喂马了。」说着已出门去了。

与此同时，一束阳光从屋顶的小天窗投下来，使柴房弥漫着安逸与和平，眼前当急之务，先要养好身体，然后

嘛……哼哼。

忽然门开，西琪神色仓皇地冲了进来，拨开我身旁地上的柴草，露出一个铁环，我不解地看着她。

西琪手执钢环，向上一拉，一个圆盖揭了起来，因为盖子与地板同一颜色和质料，不细看哪能分辨过来。

西琪将我的长剑抛了进去，叫道：「快躲进去。」

我虽不知原因，却绝对信任她，要对付我，大可趁我昏迷的时候；而且她的清纯使我对她大生好感，故毫不迟

疑便缩进洞里。

「是谁？」我抽空问道。

「我的男朋友。」

这还了得？我醋意大起，在她欲离开之前一把将她也拉了进来，我还没有得手的小宝贝绝不许别人先碰。

里面是只可容纳个许人的小空间，跟着，我将一堆乾草放在圆盖上，轻轻将盖子移好，刹那间变成黑暗的世界。

「为什么？」她不解的问道。我用手心堵住了她的唇，在柔软的蜜瓣上微微摩莎着，她彷彿明白了什么，不再

发问。

窄小的空间里，她紧紧地挤在我的怀里，丰满和充满弹力的臀部，毫无保留地坐在我大腿上，我的嘴脸贴着她

的秀发，处女的芬芳随着呼吸涌进我心灵的至深处。

隐约间我又可见物，原来小洞顶开了密麻麻一排排细小的透气孔，所以并不觉得太气闷。

我把嘴唇凑到她的耳边，待要说话，刚巧她也想说话，头向后仰，我的嘴唇自自然然碰上她嫩滑的耳珠，接着

印在她的俏脸上。

她「嗯」地一声，原本僵硬的身体变得柔若棉絮，融入我的怀里，我不由自主地兴起最原始的男性反应，她似

有所觉地全身滚热起来。

我待要说话，一阵急剧的马蹄声，由远而近，转瞬间已驰至。

我猛地从欲海里惊醒过来，来得好。

柴房外传来一阵叱喝的声音，听来人约是在十五、六人间，若以我平常的状态，这实力还不放在我眼里，不过

现在全身创伤，虎落平阳，恐怕他们一半人已可以把我击倒。

「砰！」柴房门给踢了开来，一把粗豪的声音喝道：「有没有人？」

另一把阴阳怪气的声音道：「这间柴房一眼看清，那还用问，若果人家蓄意躲起来，你想人家便会答你吗？」

身前紧贴着我的西琪浑身轻颤，显然对这阴阳怪气的人有点恐惧，这样一来我反而心中大定，因为若是她很爱

自己的男友，自然不会如此反应。

另一个尖亢的声音响起道：「上校，住屋处没有人，阿邦他们到了农田那边搜索，若果你马子在，肯定逃不了。」

粗豪声音道：「这妞子跑哪去了？」

阴阳怪气的声音道：「管她跑哪去了，绳子、蜡烛、浣肠器都准备好了，我上校硬起来连祈老头也不怕。」

原来这小子是虐派的，怪不得可爱的小西琪这么害怕。

粗豪声音道：「你不怕祈老头，就不会等到老头上了山才来找人家的漂亮孙女。其实我真不明白，那西琪样貌

虽佳，但正正经经的，怎及得上城中那群骚娘儿。」

尖亢的声音淫笑道：「上校口一向欢喜蹂躏处女，你管得着吗？」跟着是渐渐远去的嘿嘿淫笑。

而在地穴中的我却是另一番滋味。

我的脸贴着西琪那嫩滑的脸蛋，嗅着她吐气如兰的气息，紧拥着她火辣的胴体，而当外面那些人说着那些不堪

入耳的话时，西琪的心急促地跳着，身体也不由轻微蜷动，使我分外感到刺激。

趁她不敢抗拒，几个手指扭动了几下，钻进了西琪温暖的亵衣中。

「啊！」西琪低低的惊呼。我那两只不规矩的手一路上行，来到她的腋下，把整个人托起放在大腿上。西琪似

是觉得不妥，小手推拒起来，但在这种尴尬的时地，她不愿被人发现，因此只能半推半就了。

我翘起拇指，用粗糙的指肚细细摩着少女稚嫩的乳峰，西琪高耸的酥胸几乎滑不溜手，当我用力握下时，她会

倒吸一口长气，而捏揉那峰顶的嫣红时，她的身体则是微微的颤抖。我的双手在玉胸上游走不停，恣意狂放的开发

她未知的敏感，不知不觉中，她处女的乳房胀大了，依我手上的触觉，那峰中有一个坚涩的乳核。

西琪急促的喘息着，难过地扭动着腰肢，我喜欢她这样。我用双手扶撑着她盈盈一握的柳腰，固定她双腿中心

和我挺起的肉棒顶端相对，每当她摆动浑圆的臀部，我的顶端就会更深入一分，而更深入一分的后果是她必须更大

幅度的扭摆来试图躲避。

我们越陷越深。

的确是这样，说不清到底是哪一方的功劳，我感觉到阳具的顶端被腻滑的液体打湿了，灼热的温度直接触到西

琪的肌肤。

「西琪，西琪。」我喃喃叫着她的名字，好半天，西琪才迷迷糊糊的应了一声，我心中偷笑：「丫头，我要让

你快乐得忘记一切。」

我的手放肆的探入她的幽境，揉弄着她那两瓣溢出爱液的生命之门，西琪呻吟起来，如哭似泣，传入我的耳中

更令人欣喜，於是我毫不犹豫的解开腰带就要上马，这时……

「啪！」地穴的门打开来，一个相貌堂堂、身形高大、两眼霍霍有神的老者探头进来，眼光凌厉地在我身上扫

射，西琪尖叫一声，连忙整好衣服，如最善跳的羚羊般远远跳到一边。

「你好。」我像白痴一样问候老人。

「你好。」老人上上下下打量我一会，终於开口。

老者脸容虽在六十岁上下，但却不见一条皱纹。

我弓身道：「多谢救命之恩。」

老老道：「不用谢我，若非西琪救你，我才不管这闲事，兰陵的儿子。」

我愕然望向他，这人究竟是谁？凭什么认出我是兰陵的儿子？西琪也是刚刚才知道的。

我仔细打量着他，只觉气度沉凝，自具剑手的风范。沉声问道：「阁下高姓大名？」

他森厉的眼神在我身上打了一个转，道：「祈北！」

我猛然后退一步，头皮发麻，发梦也想不到在这里遇到这传说中的人物，帝国的另一名着名叛徒。

祈北冷哼一下，捋起衣袖，只见一道疤痕由臂上划下直至手腕，他冷冷道：「这一剑就是拜尔父兰陵所赐。」

西琪惊呼一声，脸色煞白，对爷爷和我父的恩怨大感傍徨。当然这亦表示她对我大有好感。我又想起她灼热的

女体，她爷孙施与我的恩惠，一股热血涌了上来，我将左手伸出，叫道：「父债子偿，我父怎样对你，你也怎样对

我吧。」

祈北仰天一笑，电光一闪，已拔出手中长剑，在西琪的尖叫里，我感到一道凉意由臂膀急延至手腕处，心中叹

道：「这手完了，以后还怎能拿剑。」

剑回鞘内，衣袖向两边滑下。

我愕然低头察看，衣袖裂开，肌肤却丝毫无损，这一剑恰好划破衣袖，用力妙至毫巅，不愧是当年与我父齐名

的不世剑手。

西琪惊魂甫定，眼中射出欣慰的神色。

祈北道：「虎父无犬子！当年兰陵对大元首忠心耿耿，为何他的儿子却成了帝国追杀的对象？」

我愕然道：「你如何知道？」

祈北道：「我刚才上山採药，见到大队帝国的黑盔战士漫山遍野仔细查察，而你又满身伤痕，加上时间上的配

合，不是找你还找谁？」

我全身一震，道：「他们终於找到来了，我立即便走。」

祈北冷笑道：「走！走出去送死吗？以你目下的体能，能走得十里远近已是奇迹了。」

我颓然坐下，除非胁生双翼，否则今次就算连胯间的第三条腿都用上也无济於事。

西琪抱着祈北的手臂道：「爷爷！你救救他吧。」

祈北冷哼一声，却不答话，但也没有一口拒绝。

我虎躯一震，如果祈北肯援手的话，当然情势又自不同。

也许是看见我和西琪企盼的眼神而感动，祈北终於放下架子。

他恢复冷冰冰的脸孔，道：「躺下吧。西琪来帮忙，我要给他换药，明天一早就送你去魔女国。」

「谢了。」我低声道谢。

大贱师传（2 ）

我常常想，人一生的际遇是否真的在冥冥中由未知的力量操纵着。就像今日的我，如果没有西琪和祈北的援助，

恐怕我已经葬身荒野。在这一路逃亡中，我越过了数次惊险至极的难关，但就是有一种运气，把我自死亡的边缘拉

了回来。

只是不知道这种运气会跟随我多久。

也许，当一种力量把你从大地上高高托起的时候，也注定了你会重重的跌回去的契机。

现在不正是这样吗？

由於幸运暂时打了个盹，导致我被大元首的走狗哥战抓住，并粗暴地捆缚起来，与西琪并放在屋内的一角。哥

战坐在椅上，拿着我的剑检视着，脸色阴沉得像暴风雨来前的刹那。

哥战脸无表情地看着我这被擒者，冷冷道：「地图在哪里？」

我心中涌过一阵恐惧，没有人能在他的手下不吐真言，但我的父亲却是个例外。我还记得刑室内不似人形的他，

仇恨代替了恐惧，我咬牙道：「你将施在我父亲身上的毒刑，用在我身上吧！不过恐怕你会得到相同的结果。」

「是吗？」哥战若无其事站了起来，他身上溅着上校的鲜血，形相狰狞。他缓步走到西琪跟前，忽地一把将蜷

缩在地上的西琪抓起来，整个搂在怀里。西琪虽然手脚被捆绑着，还是拼命哭叫和挣扎。

哥战狂笑道：「有意思有意思，我最爱挣扎的娘儿，尤其是这么美丽的。」

「嘶！」西琪的衣服给撕下了一大幅，露出雪白粉嫩的背肌，她绝望地悲叫起来。我强忍着心中燃烧的欲火，

努力的抑制着下体不在敌人面前出丑，然后冷静地道：「放她下来吧！」

哥战大喝一声道：「地图在哪里？」

我道：「我没有带出来，还留在帝国里。」

哥战怒吼一声，将西琪推得撞往墙上。

哥战一把将我从地上抽起来，暴喝道：「在哪里？」

我冷笑道：「即使我说出地点来，你会贸贸然相信吗？」

怒火在哥战的眼中燃烧着，忽地他屈起膝头，重重地撞在我下阴处！不巧的是，正好与我坚硬的尖端相对。

「啊──！！」猝不及防之下，痛得哥战全身痉挛起来。

「你！」哥战一瘸一拐的站起来，抽出大剑，就要当头劈下，我心知绝无幸理，於是闭上了眼睛。在这千钧一

发的危急时刻，四周突然传来混乱的声音。

我猛然睁开眼，耳里满是「劈劈啪啪」的怪响，一时间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火！」是火灾，我的心立即想到祈北身上，他一定是蹑着大队的尾后，直到哥战在林中扎营，才以火攻来制

造混乱。

「哈哈，祈北爷爷，您真了不起！」我暗暗在心中大赞。

「西琪！」祈北旋风般闯了进来，果然是他……

「喂喂！别走啊！看在我是你老友兰陵儿子的份上，就当是顺手救条可怜的小狗吧。」

祈北也不多言，一剑劈开我手上枷锁，然后飞起一脚。

「砰！」我被踢了出来。

西琪也喜欢用脚踢人，原来其根源是在这儿啊。我腾云驾雾般飞起，心里不住的感慨祈北没尽到好好教育下一

代的责任。说实话，我对纤纤玉足踢在身上尚可接受，但要一只枯瘦的男性之脚做同样的事，却令我心情沉重。

这是屈辱！！

我想要抗议，但是……在划了一道曲折的弧线之后，我撞到了一棵大树上。

「西琪不在！快走！」没等我站起身，祈北如一阵旋风般跑了回来，一把拉住我的胳膊，「走！」一声暴喝。

如同「一阵旋风」般，我们离开了现场。

「啊──！」祈北不仅失去了孙女，更因此失去了理智，他对我破口大骂：「你他妈的臭小子！没事带着西琪

乱跑什么？跑就跑吧，但干嘛跑到别人的陷阱里！跑到陷阱里也就算了，干嘛被人抓住！他妈的被抓住也算了，干

嘛连累西琪也被人逮了！你、你……」他脑门上的青筋奇异的扭曲着，两道绿幽幽的光从眼中向我射来。

「啊，杀气！」我暗叫不好：「大叔……不，爷爷，有话慢慢说……」

「砰砰」两脚，打断了我小小的乞求。我顺着山坡滚出数丈，狼狈不堪的坐倒，那边祈北已高高举起了手中的

剑。

「不要……」我发现即使叫得惊天动地也一点效没有，灵机一动，我突然想到了那件事。顺便说一下，当时我

的脖子离剑只有零点零一公分，在千分之一秒之后，我想到了一个使他不杀我的绝妙理由。

「智慧典的地图你要不要？」

……

「呛！」一声金属落地的脆响，我从指缝里偷偷望去──我的上帝……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祈北用一脸慈祥的笑意迎上来：「兰特贤侄，我刚是和你开玩笑的，不要介意不

要介意。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艰难的乾咽了一下，命总算是保住了。

作人不能不知好歹，是不是？我连忙把图画了出来，当然，在重要的地方，我故意涂得模模糊糊，让见闻广博

的他也看不出废墟在那里，这样，他当然要对我保护有加了。

对了，西琪怎么办？我怎么能把一个可怜又美丽的女孩留在一群禽兽之中！

他们会拿她怎么办？肛交？深喉？浣肠？捆绑？还是洒上热乎乎的蜡油？

我痴痴的想着，一不留神下面的弟弟又变得挺胸抬头。

身为男人，绝不能看着自己的女人落在别人手里……至少，也要让我先拔头筹！主意以定，我转身就要走。

一旁苦苦钻研地图的祈北见状，连忙把我拦住：「兰陵的儿子，冲动只会坏事，大不了是被几个早泄的小鬼戳

几下，有什么大不了的？」

「真的吗？」我有些难以置信：「这真是刚才要打要杀的那个祈北吗？」

彷彿看出我的怀疑，祈北脸上现出个诡异的笑容道：「你看！」

我望向他手中拿着的一束黑黝黝的树枝似的东西，奇道：「这是什么？」

祈北并不直接答我的问题，却道：「若果你是哥战，既然将我们追失了，会怎样做？」

我叹口气道：「当然是以奸辱西琪为饵，诱我们再上当。」

祈北道：「那他们会非常后悔，因为今次诱来的，是任何陷阱也囚不住的猛虎。」他一扬手上的东西道：「这

是巫师当年给我的迷香，今次正大派用场。」

我呆了一呆，一股希望之火从心中升起，就像过溺的人，抓着了浮木。

祈北果然是个老奸巨滑的傢伙，但事情的进展却不像他想的那么轻松，因为我们的对手不仅是哥战那头蛮牛，

还有可怕的黑寡妇和巫师。为什么会是这样？

还好我手中的一把剑功力了得，费了好大劲擒到黑寡妇来做交换。顺便说一句，这全是我的功劳，和那个只会

大话炎炎的老头没半点儿关系……他过去真的是那个帝国有名的祈北吗？哼！

我肯定了巫师真正已退走后，迅速来到西琪身边，这刻也顾不得她是姑娘身份，仔细将她检查一遍，发觉她除

了一些旧伤外，全身完好无缺，呼吸均匀，脉搏正常，只是昏迷过去。我轻轻拍打她的脸，她呻吟一声，扭动身体，

然后缓缓张开眼来，一见是我，不能置信地叫道：「兰特！是你吗？」眼泪夺眶而出。

我将她搂入怀里，万般怜惜。西琪浑身颤抖，情绪激动下泣不成声，如此温纯的女子，偏有这般可怕的遭遇。

我有点难以启齿地道：「你……你没事吧，他们有没……」啊！我真是个混蛋，在这当口怎么能问这种话？

西琪摇头道：「没有！」我道：「还算哥战有一丁点人性。」原本我以为他必定因公主锺情於我，会侵犯西琪

作为报复，一早就预了做输家，这时倒有点刮目相看。

西琪哭道：「不！他是禽兽，本来想侵犯我，但看到挂在我胸前这个金牌，想了一会后，才放过了我。」

「可怜的宝贝，」我把她的头按进自己怀里，给她温暖：「没关系，让兰特哥哥来爱护你。」

我仍不放心，生怕这具美丽的胴体受到别的伤害，两手游走她的全身：「西琪，兰特哥哥要把你内内外外全都

查看一遍。」

西琪羞红了脸，任我一双手探入衣内爱抚着她：「这里痛吗？」

「不痛。」

「这里呢？还有这里？」

不到片刻，我的手已经饱尝这娇娃的每一分，每一寸。

「兰特，」西琪略觉不安，一声娇吟，推开了我正在无微不至地关怀着她的手：「别这样。」

「西琪宝贝，别怪兰特哥哥急色，你就当远来是客也要好好招待一下吧。」

我可不打算让这到口的小妞再飞走了。有时候机会错过了，也许会再回来，但是再一次错过的话，那就很可能

永远也不会再回头。在这种心态下，我决定全心全意地享用小西琪这充满青春活力的绝美肉体。

「乖，不要怕。」我一边安慰，一边把她向地上按去。我的动作十分温柔，当然该坚决的时候也绝不手软。就

这样，我们赤裸裸的纠缠在一起。

「上次爷爷打扰了我们，这次我们要共享极乐。」轻轻抚爱她金黄色云彩般的秀发，我看着她的大眼睛说道。

西琪的眼睛眨呀眨，在我的注视下，呼吸急促起来，不胜娇羞的把通红的小脸埋在我的肩上。

我邪邪一笑，这时的情景，让我血气贲张，不由记起一首古诗：

怒擎大棒，腿分处，潺潺爱液。

抬玉臀，仰面呻吟，丰乳激荡。

十寸棍中精与血，八浅二深抽与戳。

莫等闲，浪费童子身，空悲切。

处女膜，犹未裂！欲火涨，如何灭？

捻红豆，插破子宫之颈。朝内射！

「好个插破子宫朝内射！」一声赞叹从门外传来。

「过奖过奖……咦！老头？你怎么又跑过来了？」我大吃一惊，连忙向那个冒失鬼看去，竟然又是祈北！

「这里是险境，我专门来提醒你们俩不要太张狂。」

「……话是不错，可你这样子一点说服力都没有。」我看着在胯下狂搓不停的祈北呆呆的道。

「没办法啦。」祈北跳过来扶住西琪的头，腰部用力一挺……

「老头，你不怕天雷劈吗？」

「数十年的禁欲你知道是什么滋味吗？我死都不怕，还怕天雷！」祈北一副只愿花下死的样子。

我靠！真服了你了。「既然前边是你的，那我就选后边吧，还是那里正统一些。」我一厢情愿的想。

「你们当我是死人吗？」西琪可不干，娇嗔着吐出小口中的阳物，向我们大叫道。

「唔……唔……」她吐出时动作过猛，祈北乾旷了数十年的心灵一时承受不起，就要喷了出来。

宝物岂可浪费，不知从哪冒出一股神力，祈北硬生生按下西琪的小脑袋，大吼一声：「我要你体内……一生一

世藏有我的精浆！」

……

「滴答！滴答！」

「为什么会这样？」我喃喃自语。

一根铁簪握在西琪手中，它刺在祈北身上。

「西琪……」西琪茫然转过了头，她原本纯净的眼中闪烁着妖异的幽光，这时远处鼓声传来，她全身一颤，一

个转身，往洞外走去，我狂叫追出，她已消失在漆黑的林木里。

「祈北！」我抢进洞里，祈北倚洞壁而坐，脸上一片灰黑，眼神涣散。我悲叫道：「你怎么了？」

祈北摇头道：「我们中了巫师的圈套，他……我刚才说的那句……是引发西琪身上巫术的暗号……现在我身中

铁簪的剧毒，回天乏术，你要再理西琪，立即到魔女国去，到了那里，你就会明白……快！他们绝不会放过你。」

才说完，头一侧，一代剑手与世长辞！

「祈北！」我放声悲呼。

我不停的问自己：有没有什么比失去重要的事物更令人惋惜？有的。那就是失而复得，而且是在只差一步的时

候。

真的只差一步啊！我无限感慨。如果有一天，上天还愿意再对我这个罪孽满身的人有所恩赐的话，我发誓再也

不会错过。

大贱师传（3 ）

当你拔出剑来，刺杀一个痛恨已久的仇人，那是如何的快意。

当别人的剑落下，夺去一个你心爱的女人，那是如何的悲伤。

祈北死了，西琪死了，而我还活着。

斩杀巫师之后，我向着魔女国一路行进。有时候我会想：上天最终没有给我额外的恩赐，原本以为，西琪只是

生命之路上一个美妙的点缀，我怀着游戏的心情来享用她的温柔，但当她逝去的那一刻，我发现自己的心也随之而

去了。

停留在她身边的，原来不止是我这个躯壳，还有那颗自以为历经风霜的心。

西琪，我也爱你。这是我未来得及告知你的，现在我用心说给你听。

无声无息的，我已泪流满面。

我站在望月城前，这是距离魔女国最近的大城，位於望月河旁，是通往魔女国必经之地。也是对我来说最危险

的地方。哈哈，所谓危险，也不过是被帝国士兵发现罢了。现在，我兰特无所畏惧。

我在一道溪水中洗了个澡，用小刀将头发修理好，鬍子刮掉，又从祈北遗下的行囊取出乾净的衣服换上，这才

往望月城进发。

通往望月城的路上满是来往的商旅，附近的农夫都将收成拿在城里贩卖，这对我隐藏身份大有帮助。我将剑包

好，放在一扎柴枝里，掮在背上，扮作普通的农民。

一辆载着谷物的骡车从后赶来，我连忙避往道旁，「哗啦哗啦！」一箩谷从骡车上跌了下来，撒满一地。驾车

的胖汉一边咒骂，一边停下车来。我走上去，帮他将谷物检回箩里。

那个胖汉打量了我一会，叫道：「你叫什么名字？」我随口答道：「叫我西北便成。」西是西琪、北是祈北。

那个胖汉笑道：「这名字倒怪，我叫马原，是这里的名人，来！看在你帮忙的份上，坐上我的骡车来吧。」

我求之不得，哪会拒绝！这对我进入城里大有帮助。

骡车开出，马原打量着我道：「你很壮健，模样也颇英俊，不如跟着我找生活，保证你丰衣足食。」跟着压低

声音道：「这处的武士都很给我面子。」

马原说得不错，这里的武士的确很给他面子，我们有惊无险的进入了城中。

我知道这个人不简单，而他帮助我也另有缘故，这样让我感到好受一点，我已经不愿再接受别人的恩惠了。想

到这里，我有些略略的吃惊，什么时候起，我的心脆弱至此？

摇头把念头驱赶，我向外看去，这就是近十年才建成仅次於落日城的大城，全部建筑依据智慧典建筑篇内的图

则。

城主据说是大元首的亲妹丽清郡主，但对他们是否真属亲兄妹，我父亲却曾表示过怀疑。她出名冶艳放荡，面

首三千，但剑术和智谋都是上上之选，是个难缠的人物，否则大元首他也不会派她来坐镇这对抗魔女国的前线重地。

城里街道纵横交错，大体上丽清郡主的宫殿位於佔地三十多里的望月城正中心，东南西北各有一条可供十二匹

马并驰的大道，而其他的路就是以这四条大路作骨干，蜘蛛网般四通八达。所有旅馆、妓寨和交易场所均集中在四

条大路的两旁，连绵数里，热闹非常。

这时正是午后时分，街上满是城民和外来的商旅，女士们身穿彩衣，花枝招展，男人多配有长剑，或有武士随

从，一队又一队的黑盔武土，不时巡过。

我想不到连帝国一个边疆的城市也有如此的气象和规模，不禁更添压力，但再没有任何东西可阻止我往地图上

的废墟走去，为了父亲、家人、祈北，还有西琪。想到她，我的心抽搐了一下。

「宠男？」我吃惊的重复一遍。

「宠男！」马原肯定的重复。

「我明白了。」我恍然大悟，一瞬间，马原对我伸出援手的原因，他的种种诡异之举我全明白了。

「明白了，那就好。」马原小吃一惊，抹抹汗，倒是如释重负。

「原来你是丽清手下拉皮条的。」我抽出剑对着他。

「啊？！」马原似是大吃一惊，张口结舌的对着我。

这人真奇怪，不过瞒不过我。「你其实是丽清郡主的走狗，专门搜寻从外地来的孤苦无依的无辜美少年，对不

对？」我一声厉喝。

马原汗如雨下，连忙辩解。

我怎会听他胡说，「住口！」我大义凛然：「老实交待吧，像我这样的美少年，你们已经害了多少个？」

想一想，多少「像我一样」的少年们被骗进来时尚是青春活泼，被马原这雪特人一样的狗养用假惺惺的笑容骗

来，当……之后，却变成了一具具乾瘪的枯尸……而这罪魁祸首仍在不断的物色廉价新人。

「马原！」我大吼：「你出多少钱？」

「啊？」马原仍未反应过来，这副呆像落在我的眼中，我更是气愤不已。

「他妈的！」我一把揪住他的衣领，将他整个人提起来：「你想独吞郡主大人的奖赏吗？连这种皮肉钱也要，

无耻的傢伙！」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马原终於良心发现，他真的明白了吗？

「先放我下来。」

「哼，想你也跑不到哪里去。」我让他的双脚接触到地面，他立刻吁了一口气：「跟我来吧。」

「去哪？不是给我钱吗？大概没带在身上，好吧，就跟你走一遭。」没有西琪的慰籍，我现在迫切需要金钱的

温暖。

马原带着我来到一个大账幕中，这帐幕里的布置极之堂皇，地上铺满了厚而舒适的兽皮，一张长木台上摆放着

各式各样的水果、美食和闪亮的银色盛器。一位全身裹在柔软白纱里的女子，侧卧在一张白色熊皮上，只露出双目、

手和脚。

我从来试过在看到女人会有现在这般震撼的感觉，她优雅修长的玉体在波浪般地起伏着，露在白纱外的肌肤黄

金似地令人意乱神迷。尤其是那对明媚秀长的眼睛，一个眼神便像低诉了毕生的哀乐。

马原收起笑脸，一本正经地垂手恭立一侧，似乎连望她的勇气也没有。

我直望进她那深无尽极的美目里，冷静地道：「我答应了。」

「答应什么？」她有些惊奇。

我仰天哈哈大笑，内心深处有种以为早已死去的东西蠢蠢欲动……我直说了吧，我下面的剑想入鞘了。

「你知我知，何必多言。」我决定这次无论如何不能错过，因为我已错失了太多。

不待她回答，我径自跪下，用我经典的蛇行式匍匐前进到她身边：「姐姐，你好漂亮哦！」我紧紧的抱住她纤

细的双脚。好，就这样抱着，上次西琪那怪力女那么拼命的我都没放开，这次就算大元首亲自过来拉也不行。

我细细地吻着她那如玉般晶莹剔透的脚背，用舌尖描绘着她那几不可辨的脉管，把小小的脚趾含入口中吸吮着。

大概是有些搔痒，这美女「格格」的娇笑了起来，花枝乱颤。我拼命抱住她的双腿，生怕就此从我怀中脱离，如果

这样的好事也飞去了，那我还不如现在死了算了。

……

遗憾的是，这段时间我总是事与愿违。一双大手伸来，用力抓住我的背心往上提。

「妈的，你们都是十世童男转世吗？干嘛总眼红我的好事！」我破口大骂。

扭头一看，却是马原带我看过的一个叫神力王的傢伙。

「你不是去争宠男了吗？」

神力王不回答。

「你来这儿干什么？」

神力王不回答。

「你拉着我干什么？」

神力王不回答。

受到如此轻视，我的脑筋──是脑门上的筋──突突的跳了起来。

我恶狠狠的瞪着他：「只有两种人能让我激动。一种是美丽的女人，一种是可恶的男人。你──我想用手去指

他的鼻子，无奈双手正抱着美女的小腿没空，只好用自己的鼻子对着他──是第二种！」我竭力用我能想到的最残

忍的眼光瞪视着他。

「兰特公子，我们没有恶意，你先把人放开。」马原在一旁打圆场。

「你说放我就要放？你是哪棵葱？」我不屑一顾，但现在这个样子实在不舒服。

神力王把我提在空中，我抱着美女的玉腿，而美女又因我被提高而身呈V 字形……V 字形？我灵犀一闪，飞快

的拉开她的两只小腿──「我知道了，是白色的！」我兴奋的大叫，随后脸上一热，被人重重的掴了一耳光。

「好了，现在说正经的。」美女无视着因为无限失望而哭闹不停的我，回复了优雅的姿态，自顾自的说着：「

我最欢喜百合花，你便当我是百合花吧。」

马原在旁道：「兰特公子，你可以绝对信任我们，若要陷害你，只要通知城里的士兵一声，你便插翼难飞了。」

我早想到这点，否则已硬闯逃去。

百合花懒洋洋地望着我，眼中闪着亮光，忽地抿嘴一笑道：「你生得比你父亲英俊多了。」

我全身一颤，不能置信地望着她，她有多大年纪？最多是二十来岁，父亲近十多年来从不离开日出城，她凭什

么知道父亲的样子？

马原道：「我们聘有丹青高手，为日出城的重要人物绘下图像，所以你一到此地，我们便知道。」

我恍然道：「所以你才找上了我？」我沉吟半晌，暗忖我只是一个无处可逃的亡命之徒，唯一的本钱便是宁死

不屈的精神和剑术，他们为何要找上了我？在这帝国驻有重兵的望月城，此乃极端危险的事。我望向自称百合花的

女子，道：「为何要帮助我？」

百合花不语，眼中闪耀着笑意，深深地盯我一眼，使我的心脏急促跃动了几下，血液因此加快流行，我想到了

……原来百合花就是丽清郡主！啊，该死的马原，怎么不早说！怪不得神力王这个想当宠男的傢伙要拉着我不放，

怪不得她年纪轻轻的就知道父亲的模样……他们不会有一腿吧？哼哼，如此美女，我兰特岂可放过。

「姐姐不必说了。」一股热力从小腹涌上，如蛛网如雨雾，闪电般传遍了全身，我力由心生，腾的摆脱神力王

的臂膀，大步走到百合花面前：「姐姐，小弟愿为您精尽人亡。」

镜头跳跃前进，来到擂台前，我正威风凛凛的站在台上。

不知为什么，马原要我以神力王的面貌身份出场，我懒得管是什么原因，也许是他妒嫉我吧，既然郡主姐姐没

反对那就通过了。长得俊俏，剑法高明：这就是我兰特傲人的资本，至於动脑子，那种无聊的蠢事留给马原这样的

雪特种吧！

「神力王！」对手纳明一声暴喝：「你的对手是我──纳明！」

哇！这么高的嗓门不去当鸭真可惜了。

「我要把你斩杀於此！」纳明声嘶力竭的大叫，台下的人们欢呼如潮。如果是我和郡主姐姐在台上做……台下

也会有这么多的人在吆喝吗？

想到这里，我心中一动，条件反射般向纱帐望过去，刚好看到一个修长的女子身形，在帐内的椅上坐下。

丽清姐姐终於来了。

纳明也有同样的警觉，向着纱帐遥遥鞠躬。喧闹的场陛刹那间静了下来，每个人的眼光都投向纱帐里，眼中带

着既渴望又恐惧的神色。

我仰天长笑，数千道目光同时集中在我身上，不明白我危险关头还可以笑出来。

笑声倏止，我知道已控制了全场的情绪，才淡淡地道：「纳明！」

纳明险色一变，暴喝道：「斗胆，竞敢直呼我名。」我冷笑道：「生死之间岂有尊卑之分，在我眼中你只是死

人一个。」

纳明眼中流过狂怒的神色，但转眼却又压抑下去，显示出高手的修养。

我在他说话前，左手一拉绑着长袍的带子，右手一挥，整件长袍像一朵红云般飞上场地的上空，露出内里一件

只有内裤的劲装。我乘势大声喝道：「我要和你比剑决生死！要你死得心服口眼。」

话音落地，一把刚健嘹亮的女声随之叫道：「郡主准神力王所请。」

发言者是一位身材特高、美貌远胜其他的女武士，我的目光扫过她武士服装肩头的金带，知道她是望月城里重

要的人物。好个美女，买一赠一，等我和郡主姐姐成了好事，我定要倒送你一发。

纳明仰天长啸，道：「好，就让你一尝快剑滋味，剑来！」场陛内数千名男女被这意外刺激得狂呼大叫，如痴

如狂。

一把剑来到纳明手上，「锵！」长剑蓦地出鞘，寒光四射，纳明手上幻化出万道光霞。

纳明剑法第一式：贱人有悔！「嗤嗤嗤！」剑光像雨点般向我身上洒到。

我年纪虽轻，作战经验却非常丰富，眼看出纳明这一剑来势虽凶，但却是虚招，心中暗叹，眼前此君的确毒辣，

他用表面的剑式分我的心，而真正的杀手却是掩藏在满天剑雨之下的：「我咒你阳痿不能娶老婆，娶了老婆比母猪

还丑，老婆生儿子没屁眼，儿子又不能娶老婆！」

这还了得，好恶毒的一招。我也不甘示弱，依样来一招：贱人在田！

「我娶了老婆是你妈，没屁眼儿子是你爸，你妈你爸再生一代叫纳明！……

＆↑＄％……「我见招折招，遇骂回敬。

旁人只见满天剑舞，喝声不绝，忽然一阵长响，如同高呼不断，但事实上是我和纳明突然加速快攻，在极短的

时间内把数百句融合在一起一口气喊出，观者尚以为仅是一句而已。

剑光分开，纳明踉跄倒退。我哈哈大笑，想当年随父亲在海边旷野无人之处闹市之中的魔鬼修炼岂是区区一个

地方级的贱手所能了解的。

啊！纳明没想到会遇到如此强硬的对手，不由心怯，再向后退了一步。

高手比试最重气势，见纳明露出败相，我信心更增。想起和西琪的两次未尽之缘，想起郡主姐姐的玫瑰之约：

「哈哈，纳明，你死吧！」

全场蓦地静止，一点声音也没有。我长剑遥指脸容有若厉鬼的纳明，纳明死盯着我，手中长剑不住颤震。「噹！」

一声过后，纳明的长剑脱手掉在地上，纳明口中鲜血涌出，眼神转暗。

「砰」的一声，纳明向后跌下。全场再轰雷般喧叫起来，因纳明气死而输了钱的、憎恨纳明横行霸道的、受过

纳明欺压的，都毫无节制地疯狂叫喊着。

我的心中火热，一路小跑来到丽清姐姐帐前一看：「……你是谁？」

「我就是丽清郡主。」

「……」

「这人怎么哭了？」

「……唔、唔、唔……哇……百合姐姐你骗人……」人常说希望越大，失望也就更大；又说越是美丽的女人越

会骗人於无形。经历了这次，我想我明白了。

大贱师传（4 ）

「兰特哥哥……」丽清郡主一声娇呼，远远的跑过来扑进我的胸怀。

「丽清，好爱好爱你哦！清妹……」我把她微微推离，深深望进她的双眼：「我兰特也一直爱幕着你啊！」

「兰哥！」丽清玉面微红，把头低下。

「害羞了吗？」我心中暗笑：「清妹，你看此刻月白风清，就让我们以天为被，以地为床，好好上演一出野兽

之恋给大家观看如何？」

「兰特！不要啦。」丽清先是竖眉娇喝，但我一双做怪的手不断地在衣内戏弄，娇嗔也化作一腔柔情。

「好不好嘛……」我环绕着她的肩头撒娇。

「……嗯。」好一会儿，丽清才捂着红透了的玉面点了点头。

「哈哈！清妹，我好爱你喔……」

「这人是怎么回事？」

「花癫吗？」

「从见到郡主就是这样？」

「唉呀！真噁心，你看他口水都流出来了……」

「又一个色鬼！」

……

「她们……是在说……我……说我？！唉呀！」我这才从幻想中回过神来面对现实。该……该上的百合！竟然

冒充丽清把我骗入了郡主宫！她想要我的老命吗？再美的女人要有命在才能享用啊，还好我化了妆了。

一个叫做华茜的美女缓缓走到我面前，一对俏目注入我眼内。我心知不妙，却苦无他法。

「你在想什么？」她冷冷的问道。「这……」我要怎么回答，难道说我刚在和你的主子做春梦吗？我一时呆住

了。

见我不回答，华茜以为我是在故弄玄虚，不屑的娇哼一声，用冰雪般的眼神看着我道：「就算你取代了纳明，

也要谦卑知礼，否则，纳明的下场就是你的镜子。」

好凶的丫头！

我又岂是省油的灯，一阵怒气涌上，我刚要开口说话，这时一名婢女走了过来：「郡主传见神力王。」

哈哈，目标出现了。郡主姐姐也是难得一见的美人，征服了她，我再来收拾你！

我故意色迷迷的看看她胸腹之前的诱人春色，随后大笑的去了，只留下华茜粗重的喘气声。

在四名女武士的带领下，步入了庄严壮丽的智慧宫。

巨大的圆石柱，撑起了宽广的殿堂，地面墙壁全以大型方石嵌成，予人坚固厚重的感觉。一个美丽的身形，背

着我卧在殿台上一张雕金的床上，枕着柔软的兽皮。

我昂然卓立，朗声道：「神力王参见郡主。」丽清郡主娇躯轻翻，变成脸向着我，四名女武士退出殿外，并关

上殿门。

虽然已经不是初次照面，我仍给她的艳丽震撼得心湖波动。她的美丽是摄魄勾魂，尤其是那种成熟的风情，轻

易地勾起男人最原始的欲望，难怪以纳明的本领，仍甘心作她的宠男，又为她付出了性命。

可令我震撼的却不是她的美丽，而是她的年岁。大元首是我父亲那一代的人物，这丽清郡主既是大元首的亲妹，

最少也应该年过四十，但横看竖看，她最多也是二十四、五上下，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嗯……如果她有女儿的话，

那我们岂不是刚好来个母女3P？

「郡主姐姐……」我渐渐趋前，直到我们之间是一个亲匿而又不感压迫的距离。

您相不相信有一种奇妙的力量叫做缘份？它魔力无边，能使在街上乞讨的少年找到心爱的公主，也能使人超越

过去未来，从遥远的彼岸，直达幸福的此方。

如果说缘份的这一端是您，那么另一端就是区区小弟在下我，我正是应了您超凡魅力的感召，冲破了千辛万苦，

从世界的顶点前来找寻您的。请您接受我对您的敬慕和爱吧。我深深的望进她的眼中，慢慢低头吻上她的玉手。

丽清郡主发出一串柔媚到极点的笑声：「好个神力王啊，想不到剑用得好，情话也这么在行。」

她是在夸奖我吗？非也，非也。我跨上一步，鄙人本不擅言谈，只是看到郡主姐姐之后，才感觉得我的人生像

经历了整个寒冬的花木，来到了温暖的春季。

「您就是小弟的太阳，请万勿吝惜您的光芒，慷慨的赐予我这个冰封已久的心灵吧！」

丽清抿嘴一笑，以她娇柔的声音道：「你不是已经来到了春天了吗？现在，你又想要如何掠夺明媚的春光呢？」

春意从她眼内流进我的血液去。

这还客气？姐姐，我来了！

「姐姐，你这里好像荒漠中的甘泉啊！」我一边吸啜着丽清下体那肿胀的蜜核，一边含糊不清的说着。

「啊……！」丽清剧烈的呻吟着，无意识的把大腿外分挺直，给我更好的角度来吮饮她幽私之处的花露，同时

用力的按着我的脑袋。

「哈哈，好甜啊！」我不顾唇边发亮的水线，径自把她那修长的粉腿架在肩上，双手搂抱着她的腰腹，把她整

个人倒着抱起来，好像是一个巨型的酒樽，而美妙的酒液正自她那两瓣殷红的蜜唇之间不断溢出。

对准湿濡的入口，我把舌尖用力一顶，便挤进了她那湿滑丰盈的幽穴之中。

「啊……」丽清又一阵虚弱的喘息，她的腿紧紧的挟着我的头部，鼓励我更加热情的对她的肉体进行侵犯。

我吞吐着长舌，拚命在她体内扰起涛天巨浪！忽而吸吮，忽而舔舐，採探着她每一处敏感的部位。丽清是个身

心都已成熟的少妇，我必须彻底满足她的情欲才能使她有机会成为我的棒下不二之奴，但在此之前，我要把她潜伏

在体内的所有火种点燃。想到这里，我重重的舔上几下。

「啊……啊……」丽清已话不成声，断断续续的语无伦次着。

我大感得意，姑且不论我下面的实力如何，只是这一手前戏便足可以在帝国之内称为宗师级人物。

长指一转，我来到了她蜜壶之后的菊穴。

这里也能进入吗？我的心砰砰的跳起来，以前只是听人说过，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不试一试真的可惜了。

我偷偷看看丽清，她正满面通红，闭着眼自己揉搓着胸前丰硕的双丸，揉搓得酥胸一片艳霞嫣红欲滴。想来是

不会怪我偷袭的。

「嘿嘿！」我邪邪的一笑，指尖靠近了菊门。

围着圆圆的穴孔，我用指肚轻轻摩着，那里是一圈圈的纹路，向内微探，里面绷得十分紧滞，有点乾。我怕因

此伤了丽清，於是採取引爱液入菊穴的工程，用腻滑的灌溉丽清那未经开发的处女。

「别、别……」或许异样的刺激使她感到些许不适，扭动着腰身推拒起来。

「姐姐别动，不然我会认错地方的。」我喃喃的说着，一边用手臂把她再次抱紧，一边空出两手，同时玩弄她

两处可爱的妙地。

我不是女人，当然不知道被异物戳入体内是什么样的感觉，但看了丽清的反应，想来也是种进退两难的滋味吧！

我灵活的手指渐渐深入着，前后两处不漏，有时探入得太深时，她的肌肉会突然绷紧，把体内的手指死死夹住，此

时前进不得。我不得停在这儿呀，於是向外抽出，由於她紧张的私处把我箍紧，这时往往会连内部的肌肉一同翻出，

那种模样，好像一朵艳丽的花儿忽然绽放，此时她以为我要把手指拿出，便将我的指头松开，但我不退反进，於是

更加深入了。

一来一往，我已经连根没入，好像一只夹子，一前一后的钳住了她的胴体。

「你知道什么叫做『上上下下、左右左右、前后前后‘吗？」我在她的耳边询问着。

「不……不……知道……」丽清星眼迷离。

「唉！真是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无知，竟连这家喻户晓的秘技也没有听说过。」我感叹着，大法施展！

我猛吸一口气，两穴中的手指如同有了自己的生命一般，在层层围裹的阴道中上搔下挠左拐右扣前冲后刮，而

且动作各有不同，却有巧妙配合，这必须分心二用才能做到的奇妙武学给我别出机杼的用在了女人的下体上，真是

天才啊！

在我的拨弄之下，丽清几乎变成了一头女身的媚兽，无意中，她的手触到了我坚硬如铜柱的肉棒，便爱不释手

的套弄起来。我欲火更炽，几乎想把整只手伸进她的甬道，最后实在不行才惺惺然放开。

「啊……」一阵高潮突然袭来，丽清的下体喷出一道白白的泉水，洒了我一脸，而她就像快脱水的鱼儿一般，

不断的哽咽，她湿濡的下体处，柔软的毛发紧沾在富有弹性的肌肤上，那余韵未过的蜜肉仍在蠕蠕而动。

好个动人尤物！

从她的手中强行夺下了我的弟弟，我爱怜的抚弄着它的小脑袋：「可怜的小弟，你受苦了，被这个好色郡主虐

待，此仇不报非阳具！」

不错，我向来是有仇报仇，有冤报冤的。

我用手撬开她的口唇，沾了她口中香津抹在小弟弟的头上，随即抬高她的娇臀，用力往她那柔软的桃源地强行

插入。

「神力王……啊！」丽清情不自禁的喊道，适才的绝顶快美再度涌入腹中，爱液开始分泌。

我固定住她的娇躯，胯下的动作也慢慢拉大，不停冲刺着她红嫩的幽穴，磨擦着她适才找到的敏感点，匀加速

运动开始！我一口气连冲数百下，喘口气，又是数百下的拉锯战，无边的快美比大洋中风暴卷起的海浪更高更猛，

一波波的疯狂冲击着丽清的全身。首先像是蚂蚁啮咬私处，骚痒难当，尔后便如一条体内惊走的大蛇，穿行於乳尖

腰臀之内，令她不由失禁，最后竟成了灼热迅猛的暴风，轰击着她遍体百骸每分每寸，直至骨肉酥融，两个人浑成

一体，不可区分。

良久之后，方才风停雨消。

这一天，丽清尝到了此生从未尝试的妙味。

大贱师传（5 ）

「大元首要来？！」听到这倒霉的消息，我失声叫了出来。难道我的运气真的这么背？

华茜默然点点头，她是来告知我并指导有关礼仪的。

我心里苦笑一声，向华茜看去，我能从这里逃走吗？不知为何，华茜垂下头来，不敢迎向我的眼光，我灵机一

动，联想到刚刚她说大元首要来时的语气，我侧目望向她，恰好见她的拳头紧捏起来，微微颤抖，我心中一动，猜

想到大元首可能对华茜干过一些丑事，因为大元首是出名凶残淫虐的暴君。

「大元首来了，我们便有机会加官进爵了，这是件好事。」我轻描淡写的说道。

「真的吗，兰特公子？」

蓦的一股冰冷流过我的心，我大吃一惊。我立在她身前，望进她明亮的大眼里，轻柔地道：「你什么时候识破

我的身份？」

华茜道：「就在你击败纳明之时，我已经认出了你，你的眼神充满着怒火和愤恨，只要见过一次便令人难以忘

记。」她语气出奇地平静，使我更加感到莫测高深。

我叹了一口气，突然冲前，手中长剑向她咽喉刺去。她动也不动，连眼睛也不眨一下，我的剑到了离她咽喉寸

许处的地方，硬是刺不下去。

我冷冷道：「你为何不叫也不反抗？」华茜俏目紧紧盯着我，内中激流着複杂的感情，幽幽道：「你还不明白

我对你的心意吗？」

我心中一震，收回了长剑，华茜尽避外表坚强冷漠，内心澎湃的却是无尽的热情。我道：「你打算怎样？丽清

郡主待你也不错。」

华茜垂头道：「那并不能补偿大元首对我造成的伤害，我等着这一天，已足有三年了。」

我暗忖果如所料，道：「大元首做过什么？」

华茜避开我的眼光，道：「快！我们立刻走。」

我道：「你知我要到哪里去？」

华茜抬起头来，眼神坚定不移，沉声道：「不管你到哪里去，我的要求只是跟在你身旁。」

我心中一阵感动，有了华茜，逃出郡主宫的机会是百分之一百。

＊＊＊＊＊＊＊＊＊＊＊＊

原来命运真的是对我有所偏袒的，从日出城九死一生的逃出来，沿途九死一生的逃入望月城，接着又在万钧一

发之际逃到魔女国，好像这一路都是用逃的，没办法，落后就要挨打吗？我暗想，如果有朝一日，我的好运气足够

帮我打败大元首的话，那我要把他埋在地里，在他面前玩弄他所有的妃子作为报复。

我是最喜欢报复的，所以逃出来的不仅仅是我，我还带出了华茜，哈哈！还有帝国生存的基石：智慧典。他妈

的，我真是个天才。对了，好像还有马原那雪特种在魔女河边，我们偶尔碰见的，从他那里我知道了一切。不多说

了，现在，我要去见百合姐姐、不，是魔女姐姐。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来到最大最华丽的主帐前，马原示意我独自进去。我揭帐而入，映入眼帘的是魔女百合花优美背影，如云

的金黄色秀发，轻纱般流泻下来，轻柔地落在肩背上。她背着我坐在一张小几前，身旁放的是五厚册的智慧典手抄

本，余下一册在小几上翻了开来，在阅读中。我在她身后铺满兽皮的地上坐下来。

她忽地娇躯一摇，似欲晕倒。我吓了一跳扑上前去，顾不得她尊贵的身份，双手紧抓着她的香肩。

她仰起头来望我。我终於得睹她的芳容。一时间呆了起来。公主、西琪、黑寡妇、丽清郡主、华茜，全是一等

一的美女，但比起她来，只像皓月旁的星星。

那是不属於人间的美丽，只能存在於最深最甜的梦里，出现在繁星满天的壮丽夜空，又或像在最深海底里最大

最明亮的宝石。无可挑剔的轮廓，像大自然般起伏着，晶莹得发亮的腻嫩肌肤，比最精巧的缎锦还要幼滑一千倍一

万倍。

忽然间，我感受到祈北初见她时的震撼。我忘记了为何要扑去来扶着她。看见我的模样，她「噗嗤」一声笑了

起来，比一万朵盛开的百合花更动人心魄。

她轻摇螓首，示意我放开一对手。我忽地产生自惭形秽的念头，默默退坐原地。但是在我心中，还是填满她的

姿容和身体发出的幽香。

魔女转过身来，正对着我，柔声道：「你取到了智慧典，所以见到了我。自祈北以来，你还是第一个看见我容

颜的人。」

我凝视着她惊心动魄的容颜，叹道：「我也希望我是第一个能让你感受到人间快乐的人。」这话有些大胆，不

过言哽在喉，不吐不快。

「大胆！」魔女似笑非笑的指着我，她的话是在指责，但从她的语气里，倒像是情人间的娇嗔而不是发怒的喝

叱。当然，魔女并非寻常人。

「你是最美的，但有没有人告诉你你也是一个女人呢？」我走过去，亲呢的坐在她的腿边，知道了她的身份之

后还能如此做的人，我想整个大陆也只有我一个了吧。但我别无选择，站在原地显露出我的苏醒的尴尬是件别扭的

事，尤其我还未真正有把握把魔女也带上床。

万一她翻脸怎么办？我还是先坐下吧。

我弯着腰坐下了。

「兰特想提醒我什么呢？」魔女活像装着一千万个甜梦的美眸瞟了我一眼，她的美丽造成一种超越凡世的尊贵，

使人生出对神般的敬畏。她直接切向问题的核心，我能告诉她我想和她来一发吗？我能吗？

「我想和你来一发。」我真的说了。

帐内的气氛紧张起来，我们都不说话了。过了一会，我终於伸出一根指头，说：「只来一发。」

魔女美丽的秀目紧盯着我，好像第一次认识我的样子，仔细端详，随后抬手挂上了面纱，「进来！」她大叫了

一声。

由於她的招呼太过突然，我几乎跳了起来。我还以为她是要招刀斧手进来砍我呢，但进来的是马原。

马原揭帐而入，收起笑脸，正容道：「帝国的大军已开始渡河，看样子应是大元首亲自率领大军来攻打我们。」

魔女止住他，转头向我说道：「明天太阳东出之前，送兰特公子一份离开魔女国的地图和必需的旅途用品，希

望他能以超凡的智慧，在魔女国和帝国外建立一个和平理想的家园。」

这是赶我吗？欲火变为怒火直冲上脑。我揭帐而出，大步走回帐幕内。华茜吃惊地看着我高高涨起的下体，却

善解人意地坐在一旁，并没有出言相询。我呆呆坐着，夕阳西下，黑夜降临大地，华茜点起了羊脂灯，淡红掩映的

灯火下，满帐温柔。

我叫道：「华茜！」华茜似乎意识到某种事要发生，垂头应道：「是！」就像侍婢对主人的恭顺态度，一个被

征服了的女人的反应。

我需要一点刺激，来填补魔女对我造成的失落感。帐外魔女国的军士活动频繁，马嘶人叫，准备着明天的旅程，

尤使人感到大战来临前战云密布的压力，毁灭的力量滚雪球般积聚。生命只是短暂的过客。望向华茜，她青春的身

体，经多年剑术上的苦修，更显健美婀娜。

我道：「你过来！」华茜「嗯」的应了一声，动也不动，头垂得更低了，连耳根也红起来。

心中一热，我挨了过去，贴着她丰满的后背坐下，两手伸前，紧搂着她火辣辣的小腰，那处一点多余的脂肪也

没有。华茜「嘤咛」低吟，往后倒入我怀里，俏脸火红得像六月天的艳阳，闭上眼睛，起耸的胸脯剧烈起伏，分外

诱人。平时明亮迫人的凤目，这刻连轻柔的羊脂灯光也抵受不了，紧紧合了起来，只余下长而密的睫毛不住颤抖，

和她急跃的心跳织成欲火的节奏。

说实话，我的火气还是很大，但不会用在对她生气上头。解下她的衣衫，我向内望着，她像只剥光了的羔羊，

而我的手随着视线行走，滑过她嫣红的双颊，细致的肩颈和锁骨，来到了丰满的弧形上。

「华茜，你是个美丽的女人。」我如同呓语一样说着，我反复对她说着赞美的辞句，那是我没机会对魔女说的，

或者也是我没来得及对西琪说的。

魔女的冷淡深深的打击了我，她的拒绝使我无比思念西琪的可爱。华茜当然也是爱我的，为了我她抛弃了高高

在上的权位，但我封闭的心灵回避了她，即使是现在。

眼前没有华茜，我只是把身下的人当成了西琪和魔女的化身，两个影子忽隐忽现，不断的变幻引导。撕裂的痛

苦使我远离一切，不再有任何顾忌和虚伪的善意，我只为自己。

我紧紧搂住她赤裸的身子，用炽热的唇封住她那盈盈的樱口，我将她的胴体按入怀中，用赤裸的心灵享用她发

烫的娇躯。

她有种光滑的触感，极富弹性的纤腰被我首先掌控，另一手覆上她高耸的圆丘。我重重捏着她的乳头，用力撕

扯着、搓揉着。华茜发出痛苦的呻吟，我不为所动，一心一意照顾她的乳房。

我用大腿挟住她的长腿，两个手心按上她的乳峰，以嫣红的两点为圆心旋摩着。我能完全握住她的椒乳，无比

的柔嫩渐渐化作坚实的丰挺，我的十指用力的拉扯着，洁白而完美的曲线不可思议的扭曲成奇异的形状，我像是要

把手中的樱桃从她身体上揪起来。

华茜的泪水滚滚淌下，她的胸部早已片片淤红，肿胀不堪，我毫不怜惜，硬生生的挤压着她粉红的乳晕和内中

的乳核，从那红肿的幼尖挤出了微透明的淡黄色液体。

我像野兽般「哑哑」的嘶叫一声，低头死死的咬住她丰盈的玉丘，血从牙缝间流出，华茜终於哭泣起来。掰开

她的双腿，我强悍的顶端寻到她幽穴的入口后紧紧抵住，像是肉食兽制住了自己的猎物。她的那处只有因剧痛而产

生的痉挛，而没有做爱必须的爱液，我残忍的插入乾涩的阴道中，并且用力冲击着。

对华茜来说，那种摩擦无异於用钢针去刺划，而我却像恒久运行的机械一样高速猛烈的撞击着她，血与汗湿淋

淋的在我们之间分泌。不止是蜜肉，全身各处都有撕裂的疼痛传来，华茜的哭泣中断了，竟变成了疯狂的嚎叫。

遍布空中的，是华茜的尖叫。

＊＊＊＊＊＊＊＊＊＊＊＊

结束了这种暴力的性爱，这望月城的首席女剑士，驯若羔羊般蜷伏在我的怀里，帐内出奇地宁静。

华茜幼滑的皮肤闪映着射来的灯光，我抚着她的裸背道：「在想什么？」她发出蚊蚋般的声音道：「对不起！」

我已明其意道：「那有什么关系，你是被迫的呢！」她全身一颤，抬起头来道：「你知道了？」我尽量装作若无其

事地道：「那天你的反应，已告知了我很多事。」

眼泪像断线珍珠般地洒下，这外表刚强如剑的女子，表现了她脆弱的一面：「那是三年前的事了，我奉郡主之

命往见大元首，那天晚上，他将我辱污了，自此之后，我恨他，我恨他！」

这应是华茜逃离望月城的另一理由，假如大元首再召她伴寝，她能做什么？

可我却这么对待了她。

出奇的，我既没有歉疚也没有更多的怜惜，华茜只是默默流泪，我知道她以为我因她不是处女而迁怒，但我没

再解释，我们只是在一起紧紧抱着。

力量是什么？当它掌握在别人手中时，使我家破人亡，使西琪祖孙含恨，使华茜承受屈辱，又使我被人轻视。

当逃离噩梦，我以为从此可以安全，但两颗破碎的心靠在一起时才知道，那伤害已是不可磨灭。

我也伤了华茜，我明知道，我不后悔。天啊，也给我力量吧。我愿付出所有的代价，我要毁灭这一切，我要毁

灭这世间所有的不公。

曾听说，在某个地方，叫做废墟。

大贱师传（6 ）

天亮了，我和华茜夹在大队人马中向魔女国进发。

忽然马原策马进来，招手将我们引离一旁，来到另一岔道。

马原道：「魔女吩咐让你们在这地点离队。」伸手指着魔女城右侧延绵无尽的山脉，续道：「只要越过这连云

山脉，便可到达大海，那处居住着以捕鱼维生的海民，只要你拿出行囊里的红宝石，便可以向他们买船出海，那时

尽避大元首也奈何你们不了，祝你们有新的生活。」

我伸手和他握了一下，一言不发，双脚一夹马腹，疾驰而去，华茜紧跟着我身后。马原在后叫道：「魔女国的

人永远不会忘记你。」

我放马奔出里许后，才停了下来。回转头来往后望过去，魔女国的军队已变成一条婉蜒的长蛇，在大后方蠕蠕

而动。

华茜有点兴奋地叫道：「想不到终能脱离帝国的魔爪！」

我冷冷答道：「不！」

华茜听后，娇躯立时颤了一颤，愕然望向我。

我坚决地道：「我要刺杀大元首。谁能告诉我，我的心中究竟在想什么，我是不知道的，也许是这一连串的遭

遇使我失常了吧？哈哈！」

离开华茜，我独自迎向帝国大军，在那一边，是未知的命运。在我离开的一刻，我看到了华茜眼中的失落和绝

望，还有……我自己。我避开了，当我眼睛移开的一瞬，我知道自己的心终於为她敞开了一个缺口：「华茜，这不

值，你不该爱上我。」

带着一丝不该出现的怜悯，我扮做红环近卫潜入了哥战的帐幕。这狗养的哥战，竟敢打我公主亲亲的主意。虽

然我们俩人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但想起公主那婀娜体态还是令我心动，得知此消息之后我决定去救她，即使和我本

来的计划不符。

正准备退出帐外，黑寡妇却在这时间来找哥战。我心中大为惊懔，必然不会是什么好事。

哥战讶异道：「咦！为何你身上有血污，和谁交过手？」

黑寡妇不答反笑道：「噢！人都到齐了，在商量大计吗？」

哥战道：「有了你才真正人齐，我从昨天开始便差人找你，但是你的手下告诉我，你有秘密任务在身，单独离

开了大队，只是不知为了什么事？」

我立时大感不妙，心中卜卜地在狂跳，隐隐约约可以估计到这必与我有连带关系，事实上，黑寡妇那天宴会不

揭穿我的身份，曾使我完全摸不清她葫芦里卖何药。

黑寡妇又一阵娇笑，笑声里透出一般恨意和快感：「我去追踪兰特那小子。

找不到兰特，却找到他的女人，还将她擒了回来。「

我心脏几欲从口腔跳出，华茜竟落在毒妇手上！

哥战喜道：「你擒着了华茜？」

黑寡妇冷冷道：「她现在给我藏在营外秘处，想不到她如此不济，连我伏在暗处也不能察觉，看来是兰恃抛弃

了她，使她心神不属，失魂落魄，警觉性大打折扣。」

哥战道：「问到兰特的行踪没有？」

黑寡妇狠狠道：「那贱妇什么也不肯说，你是迫供的专家，我就把她交到你手上，我将她藏在营地东的一处秘

密地点。」接着简单扼要说出位置。

哥战向其中一名手上道：「高晋，这事便交由你来办，你带几名最得力的手下，将华茜在天光前运回营里，让

我亲自审问，届时我要她唤我作丈夫，她也只好乖乖叫出来。」

众人一阵笑声，充满了残忍的意味。那叫高晋的领命而去。

我一边心中大骂，一边从营脚下钻出来，往黑寡妇说出藏华茜的方向赶去。

只要救出华茜，我将立即赶回魔女国，其他一切也不理了。

「你是高晋吗？」凭着红环近卫的身份，我拦住了回赶的高晋。

高晋愕然道：「你是……」

我不容他说下去，再迫前两步，来到他马旁仰起头：「哥战统领已和大元首说了，华茜就交给我。」说到最后

一句时，我特别将声音压低。

高晋全身一震，因作贼心虚，同时又心急想听清楚我的话，不自觉地俯身下来。

我笑道：「这个给你。」剑光一闪，由下而上，割断了高晋的喉咙，他连叫喊的时间也没有便断了气。

其他黑盔骑士惊骇得呆了起来。我的剑并没有稍呆，以一路大开大阖的剑法解决了这些障碍。

「华茜？」我爱怜的拍拍她的脸，苍白的俏脸映人眼帘，令我放心的是没有明显的伤痕，心中涌起无限怜惜。

我轻轻拍打她滑嫩的脸蛋，华茵依然昏迷不醒。我想到她一定是给人下了药物，以至不能醒转过来。

「华茜宝贝，好好睡吧，当你醒过来后，我再也不会抛下你了。」我喃喃的保证，虽然我从来也没有真正做到

对女人保证的事，但此刻我的确是真心的。对一个如此爱着你的女人，你还能做何要求。

我背着她向魔女国走去。

世界可真小。在路上我遇到了公主的车队，哥战不是要图谋她吗？该死的，我让你竹篮打水！我杀！我再杀！

我跑！带着华茜和公主，我们甩下其它人，向魔女国狂奔。

一个温柔的声音在身后响起道：「你是谁？」心中一震，知是公主通过车厢和御者间的小窗和我说话。

我穿着黑盔武土的甲冑，她当然认不出我来。我将声音压低道：「公主！我是红环近卫，特来救驾。」公主幽

幽一叹道：「兰特！你休想瞒我，谁人有你这么好的剑法？」

我几乎从车上掉下去，愕然难以言语，她的语气中没有仇恨，只是怨怼。

公主娇柔的声音又再传来道：「兰特！兰特！你要走也应带我走，为何将我留下？你难道不知我对你的爱意吗？」

我惊叫起来：「什么？我只是你的未婚夫，但他却是你的父亲呀！」

公主坚定地道：「不！他不是我的父亲，父亲是永远不会像他那样对我这个女儿的，从小至大，他碰也没碰我，

从来不会和我说心事，也从来不关心我心底的事。表面上他对我比任何人都好，但当他望向我时，冰冷的眼神就像

看着件没有生命的物体。他没有正常人的感情，我有时真怀疑他是魔鬼，他绝不是我的父亲，否则也不会害死我未

婚未的全家。」

我心中一阵感动，公主对我的真诚是毋庸置疑的，现在她已在父亲和未婚夫之间，清楚地选择了我的一边，我

还怎能舍弃她。公主妹妹，既然我们已解开了心结，那就来个3P吧！

我选了一个小丘停下来，华茜依然昏迷不醒，只不知黑寡妇使了什么手段，看来要到魔女国后才可以想法子弄

醒她了。

这晚天上乌云密布，天空不时电光闪闪，却一直下不出雨来，但寒风呼呼，我和公主躲在牢厢里，紧靠在一起，

另一边则躺着昏迷的华茜，外边虽是冷漠的肃杀，里面却是热烘烘的。

「兰特啊，你好坏。」公主娇嗔着不依。

「哪里坏啊，是这里吗？」我故意指着斗志昂扬的小弟问道。

「你这人哪！不跟你说了。」公主羞红了脸，把臻首转了过去。

「只是亲一亲嘛，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涎着脸凑过去，在她耳上呵着热气：「我不是也舔了你那处吗？」

「啊……」公主尖叫一声，惊羞交集的跳过华茜侧卧的身体，和我离得远远的：「兰特是个大坏人！」

「大坏人啊？那我就坏到底吧。」我邪恶的一笑，暂时放过了她，却来找华茜的麻烦。

「你知道这是哪儿吗？」我把华茜半抱在怀里，她的上身向后仰着，长发披洒下来。我狎亵的指着华茜的胸部

问公主：「这个地方叫乳房。」说着，我把华茜的衣衫解开，把她如同白玉的双丸拨弄几下，好像两只小兔子一样，

华茜的乳房弹跳起来。

「色狼！」公主怪叫连连，用双手紧紧捂住眼睛。

「这里嘛，叫做……哈哈！」我狎笑着，抱着怀里的人，慢慢靠近公主，把她挤在大车角落：「这里是臀部…

…而这里呢？」看着越缩越小的公主，我心中不禁好笑，忽然装作正经的腔调：「这里是生孩子的地方。」

「哪里，哪里？」果不出我所料，对人事所知甚少的公主好奇得睁开眼，仔细地打量着华茜私处红嫩的阴唇。

「呀，兰特骗人，这里好小。」公主睁大眼睛看着华茜，意似不信。

「是真的。」我放下华茜，将公主搂入怀中咬着耳朵：「不骗你，真是从这里出来的。」公主看看我，半信半

疑的再度打量华茜。

「不信的话自己摸摸，有弹性的。」我悄悄握起公主的小手，轻轻放在华茜下体上。

那里有柔软的毛发，十分光滑。公主忘记了羞涩，一心观察着华茜，而我则藉机抚摸着她的美背。

「她好美。」半晌之后，公主得出了结论。

「你的会更美。」我把声音压到最低，同时握住了她的手。公主脸上一红，垂下了头。

「公主。」我在她耳边叫着。

「嗯。」她低低的应了一声。

「为我生孩子吧。」这是成熟男人的求爱格言。

公主整个人都像红透了的虾子，我爱不释手的摸着她的肌肤，试图更进一步的拉进我们的距离。如果能跨过这

个坎，我们就再无隔阖了。

终於，她点了点头。

我大喜若狂，当即吮住她滑嫩如婴儿的唇，灼热的灵舌巧妙的溜进她香甜的口中，挑逗着公主的灵魂。

这是公主的乳房！抚弄着她柔软的肉体，我感到无上的荣幸。忽轻忽重的揉着她，捻着略沁湿气的乳头，她渐

渐硬挺起来。

公主细细喘了，我知道她的心跳有多快。「公主的下体，一定也湿了吧？」

淫靡的想法使我不能自制。

一手海底捞月，我探入小小薄薄的底裤中，那里早已被香香粘粘的液体打湿了一片。隔着贴身的小布料，我捏

着她敏感的花核，公主为我震颤起来。

故意不去深入，我只是在她的腿根玩弄着，由缓慢到飞快的摩擦私处外沿，不时轻掐几下。公主的腰肢挺动着，

向我的手指迎合，但我总是在一触即离，让她骚痒无比却又抓不到痒处。

公主天生妍丽，养尊处优，自有一种高贵的皇家气质，她身体的发育是我见过得最好的一个，而且又深深的爱

着我，几种原素配合起来，我感受到一种几不逊於魔女百合的诱惑。有这样的美丽女神在身下颤抖承欢，胜於升入

天堂。

「摸我这里。」我把她的手放到我的腹下，让她凝脂般的小手握着我长长的宝具。「啊……」当她的玉手和我

接触的时候，如同电击，我险些走火射出。少女修长细致的手指紧紧的握着我，前手套动着，因为无法将我完全围

绕，她自动把另一只手也伸过来，两只小手一上一下的握着，她的脸垂下，离我那里很近。

「亲亲它。」我低声而坚决的命令。公主媚眼矇矓，无复先前的矜持，闻言下意识的低下头去亲吻我的阳具。

阳具过大看来也是不好。我有些诧异，公主殷红的小嘴竟无法将菇头吞入，只能局部亲吻吮吸着，她的口唇经

过，会在上面留下亮亮的津液，一条长丝连在顶端和她的下唇之间，好像松鼠吃松果一般。我又冲动，又有些想笑。

「让我来帮帮你吧。」我抬高臀部，端正公主的小脑袋，让她的口正对着我竖起的顶部，先用她的口津把整个

菇头打湿，然后慢慢的按下去。

「唔……唔……」公主喉中发出不成调的单音，可不要把她的嘴角撑裂了，这时才进去菇头而已。

「就这样吧。」我不打算勉强，松手让她自行用口吮着。公主吮了几下，似是找到了窍门，开始用力吸起来，

她的舌尖不断刺激着菇头顶端的马眼，给我莫大的享受，口中的津液大量分泌着，自顶端的冠状沟淌下，顺着阳茎

打湿我的下体。

好个公主，适应了现在的粗度和深度，公主似是希望能再进一步，她自动拱起腰臀，向下吞入，慢来慢来，我

感到她口中的空间越来越窄了。停了一下，她急促的喘息几下，向下一压，菇头挤过了舌根，完全进入她的咽喉中。

不会把喉管弄伤吧？兴奋之余，我有些担心，公主却是一脸的红晕，她闭着星眸，胸前两只玉兔动荡着，而我

的粗大的阳茎就堵胀在她菱巧的唇间。

菇头在咽喉深处来回探查，那里比任何处女的阴道都要更紧，好像插入了某段肠道，阳茎前后两端尝到不同的

性感，根部是她的巧舌和灵唇，顶部则是不停收紧的喉管，这小妖精正用无比的天赋温柔的折磨着我。

「啊……」我不禁呻吟了，小腹深处一阵悸动传向顶端，接着，我在她的喉中射出了生命之水。

「快乐吗？」过了许久，我们终於停下来歇息。我搂着公主的香肩，顺口问道。

公主点点头，喜上眉梢。我微微一笑，还有什么奖励比能取悦身边的佳人更好呢？我别无所求了。

身旁忽地响起「呀」的一声呻吟，我从热吻中惊醒过来，轻轻推开公主，向躺卧在一旁的华茜望去。华茜棱角

分明但现在却全无血色的嘴唇张了开来，不断发出呻吟，眼睫毛不住地颤动，仍在将醒未醒中。我大喜下将她抱人

怀里。伸手轻拍她的俏脸，叫道：「华茜！华茜！」

华茜蓦地强烈挣扎，淒叫道：「不！不！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大力搂着她，叫道：「不用怕！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心底流过一阵愤慨。黑寡妇一定在她身上用了些毒

辣手段，否则以她的坚强，绝不会如此惊怕。

华茜猛地张开眼睛，不能置信地望着我。我温柔地道：「一切都过去了，我从黑寡妇手上将你救了过来。」

华茜悲喜交集，将头埋入我怀里，两手绕过身后，死命搂着我的腰，似乎害怕眼前的现实，稍一放松便会像冰

雪般溶掉。

我向华茜道：「让我来给你引见一个人。」

华茜头也不抬道：「谁？」

我回头望向公主，车厢内除了我和华茜外，已空无一人，想是我刚才注意力全集中到华茜身上，情绪又陷在极

度激动里，没注意到公主已离开了车厢。

我从华茜的搂抱中脱身出来，推门下车，外面黑漆漆一片。

我叫道：「公主！鲍主！」没有任何回应。

我心中大惊，如此黑夜，这样一个金枝玉叶的女孩子，能走到什么地方去，难道妒忌的力量真是这么可怕？四

周忽地传来「沙沙」的声音，大批人从四方八面移近。

「锵！」火光四闪，周围燃着了几个火把，四周全是人，火光熊熊下，把我照得纤毫毕露。

我怒喝一声，正要痛下杀手。其中一个武士道：「嗅！原来是兰特公子！我是魔女国的白丹。」

大贱师传（7 、完）

我忽然想笑，想笑出声来。百合死了，公主丢了，大元首大军压境，我还能履行自己的誓言远远离开这里吗？

我不能。

给我一个理由，让我真正地面对自己的心。这一次，我兰特绝不逃避。

「冲！」城门打了开来，我的剑向天空挥了一圈，叫道。

一万魔女国骑兵，旋风般地随着我冲出成外，只见护城河已给沙包填满了大半，我们踏着放下的吊桥，往城外

千军万马冲杀过去。

「轰，轰！！」

我们继续越过吊桥，不用回首，也知道马原依照我的吩咐将城门处的十多尊雷神推出城外，隔着护城河向敌人

的两翼猛烈轰击，而我和一万骑兵便似利刃般直刺敌人的心脏。

我从魔女处得来的宝剑在空中狂舞，将射来的箭矢拨开，一马当先，杀进敌阵里。「挡我者死！」我举起魔女

赠的宝剑大吼。一名黑盔武士迎面扑来，我毫不迟疑，一剑斩下，当头劈作两半，血液混着腑脏流出喷洒一身。我

微微一愕，没想到这剑如此锋利，真是战阵利器！

我来不及得意，一阵箭雨落下，我用剑拨开，再次带领士兵杀入阵中。

一两支长矛从侧里刺出，不及回削，我就在马上一手握住一根，同时飞起一脚，将另一支矛踢歪，长剑顺着矛

杆划下，敌将头颅落地。身后士兵在我带领下士气大振，随我左冲右突，将黑寡妇的攻城部队冲得乱了阵脚。

这时左方一支骑兵攻过来，我遥遥望向旗号，正是大元首的近卫。来得好，我岂能放你生离！我挥剑策马，带

领部下杀去。

两方人马接触，立时激出了一片振动山河的喊杀之声，两方都是国中精锐之士，一时间刀光霍霍，矛箭飞刺，

纠缠在一起。

我一马当先抢入敌阵，迎面正是大元首。

「兰特小儿，我要杀死你！」大元首握着一支巨大的铁剑从人海中冲过来，我毫不畏惧的迎上。

城墙上的华茜和数万守城的军民，一同将目光集中到我俩身上。敌我双方的人都自动地停下了手，各自聚拢一

起，遥看这场生死决战。

大元首双手下垂，右手略为向外提高，以免重剑刮在地上，一步一步有力地向我逼来。他每一步踏在桥上，桥

身都震动一下，发出「噗噗」的声音，像是踏响了战鼓。我将一切杂念从心头抛开，所有精神全集中到大元首身上，

留意他每寸肌肉的移动，他步行时的时间和节奏。大元首忽地加快速度，一座山般向我压来。寒光一闪，他的重剑

由左下方斜挑上来，抹向我的左颈侧，偌大的重剑，就像绣花针般灵活。

我不想躲，等华茜醒来，我们就远离这里，到帝国无法找到的海外去。

我是你父兰陵的老友：祈北！

兰特，我们要到魔女国去了，去看看魔女有多漂亮。

明天太阳东出之前，送兰特公子一份离开魔女国的地图和必需的旅途用品，希望他能以超凡的智慧，在魔女国

和帝国外建立一个和平理想的家园。

「啊──！」我刺出毫无花巧的一剑，把我的生命、情感、仇恨和所有的渴望尽付於这一剑之中。虽然对手就

在面前，但我早已把他从眼中抹去了，我真正的对手不是凡间的人，而是内心的懦弱和轻浮。

大元首似是亘古不变的冷漠眼神终於流露出惊惶，在他的眼里，这是同归於尽。在这最关键的时候，他闷哼一

声，疾退开去。但一切已迟了，宝剑尖「噹」

一声，碰上他胸前闪着亮光的盔甲。

天地在这一刻停止了下来，宝剑没入人体，刹那间没入盈寸。

大元首惊天动地般怒叫起来，他不能相信宝剑真的能洞穿护身的甲冑——由来自遥远文明的异物为他创造的无

敌甲冑。

剑刃再推进寸许，剑身擦着甲冑，发出刺耳的摩擦尖响。这一切在电光火石间发生，剑再刺不进去，大元首的

左手已握紧剑体。他痛苦地张开大口，惊雷般撕心裂肺地惨叫起来，传遍整个战场，就像受伤猛兽的怒吼。

我的剑再难有寸进。如此强猛的一刺，蓦地受阻，我稳不住势子，胸口硬撞上自己持着的剑柄，立时如受雷击，

喉头一痒，一口鲜血喷出，洒在剑上和大元首的盔甲上。

四周猛地静下，没有一个人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

「噹！」大元首右手重剑堕地。

大元首再一声狂呼，左手一动，宝剑从盔甲里拔了出来，一股血箭向我迎面喷至，我本能地侧头避过。他握住

宝剑的手全力往外一拨，无可抗拒的大股力涌来，把我连人带剑，随着这一拨之势，越过了他的头，往近城处的另

一端凌空飞跌，两边的魔女国战士已合拢冲至。

大元首狂叫道：「我会回来！」才说完，一侧身，跳进护城河里。

「砰」一声，我重重跌在桥上，随即被人扶起，只见河里一道血红，逐渐远去。

大元首成功地逃走了，只要他继续保持这种速度，便可以从峡谷的另一边登陆，除了我以外，谁还可以伤他。

远方号角响起，一直不知因何按兵不动的丽清郡主，吹响了撤退的号角。

魔女国终於战胜了这一仗，烈火仍在燃烧着，魔女也可以安息了。

究竟废墟里有什么东西？我是否可以找到它？公主究竟到了哪里去？魔女国和帝国的斗争怎样继续下去？大地

上还有些什么神秘莫测的国度和事物？

我将远行，华茜留在魔女国等我回来。

我告别了众人，独自上路。也许，在未来的路上仍会有数不尽的麻烦在等着我，但此刻，我想我至少得到了一

种东西，它会给我力量，伴我闯荡——那是勇气。

「我会回来！」远远的，没有回头，我冲着苍茫的天地大喊。【完】